

倒在脱贫攻坚路上的县委书记——

姜仕坤

那些星星点点的微芒，
终会成为燃烧生命的熊熊之光。
他燃尽生命升起的熊熊火焰，
点亮了 32 万晴隆人民脱贫攻坚的道路。



戴时昌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倒在脱贫攻坚路上的县委书记——

姜仕坤

本书获2016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姜仕坤 / 戴时昌著. — 贵阳 : 孔学堂书局有限公司, 2017. 1

ISBN 978-7-80770-068-5

I . ①姜… II . ①戴… III . ①姜仕坤 (1969-2016) —传记
IV 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9084 号

姜仕坤 戴时昌 著

出 品 人 邓国超 李 筑

统 筹 张忠兰

策 划 曹维琼

审 稿 何光渝

责任编辑 张发贤 窦玥声

书籍设计 张 莹

责任印制 严德飞

出 品 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

出版发行 孔学堂书局

地 址 贵阳市乌当区大坡路26号

发行电话 0851-86277673

印 制 深圳市泰和精品印刷公司

开 本 1/32 889mm × 1194mm

印 张 11

字 数 180千字

书 号 978-7-80770-068-5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

定 价 49.8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书局负责调换

这是一部有精神的书

蒋子龙

从 2017 年的农历除夕，到正月初二，在情绪上几乎没有间断地读完戴时昌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姜仕坤》。觉得这个春节过得洁净而受益，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敬重之感。这是对生活、对人的敬重。此时也才意识到，这种“敬重感”值得珍惜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对生活的认知常常被怀疑、调侃、烦躁、亵渎乃至斥骂所左右。

这本书不夸张，不煽情，不受社会风气的拘羁，没有宏言大论，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，写的是扎扎实实的人和事，精神气格朴茂坦荡，创作情绪坚实饱满，语言刚劲清和，又极具地方特质，慢慢清除着读者被信息爆炸弄脏弄乱的心绪。心先是静了下来，然后热起来，随之被打动，敬重便油然而生。在信息迷乱的当下，只有端劲磊落地道出生活的真实，才能深合世道人心，也才能真正折服读者。

近年来国家着力践行一个事业——脱贫攻坚。纵使从 1949 年计，贫穷已延续半个多世纪，涉及数十万乃至数亿人，贫穷竟如此“持久”，确实到了“啃硬骨头”“攻坚拔寨”的时候。然而，所谓“物质极大丰富”的商品社会中的人，特别是现代城市人，还真的能理解什么是贫困吗？

这本书告诉人们，什么是现代社会真正的贫困。贵州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，被称为“喀斯特王国”。全国最贫困的县之一——晴隆，正是坐落于黔西南的大山里。大山上有小山，小山上乱石如麻，光秃秃的山崖裸露于蓝天白云之下，满目苍凉。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缝隙中，依稀有些泥土，可以种上一窝苞谷，“春耕一大坡，秋收几小箩”。书中有个令人称奇的细节，兰蛇的鸡不啄米。兰蛇的鸡因从未见过米，不知道大米是可以吃的。由此可以想象人穷到什么地步了。有的农民甚至没有锅，或几家共用一口锅。俗语形容最倒霉的人是“喝口凉水都塞牙”，连位于半山腰的晴隆县城，用水都要限时限量。

贫困贫困，“贫”与“困”常常连在一块。他们又被“困”到什么程度呢？是实实在在地无路可走，闯险道曾摔死过两个乡镇干部。像兰蛇坡上的村落，海拔近 2000 米，“山高，坡陡，

谷深，不通电，不通水，不通公路”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联合国卫生组织实地勘查后得出结论：“晴隆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。”

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“人往高处走”，谁不想住好地方？晴隆百姓的祖先当初选择居住于此，肯定有不得已的理由，其子孙后代辈辈苦守于此，证明了另一个道理，对于中国的穷苦百姓来说，何处“适宜”，何处不“适宜”？既然“适宜”的地方住不了，不“适宜”就是适宜。民间还有句老话，“只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受不了的罪”。一年年延续下来，当贫困成为一种习惯，若想改变现状，须首先转变观念——贫困很大程度是困在观念上。

因举世尽知的贫困，许多年来晴隆接受救济多，本身开发少。没有开发也并非没有好处，首先没有走弯路，没有破坏，没有污染。随着科学的进步，人的思维的深入和拓展，再加上别处开发提供的经验与教训，晴隆的灵魂人物，开始重新认识眼前的这片大山：海拔最高2000余米，最低处500多米，落差达1480多米，形成一个个高山峡谷。年降水量在1050—1650毫米。这个数字称得上雨水充沛，只因丰于石而歉于土，使传

统农业没有优势。而发展草地牧畜业却得天独厚，在整个中国南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。

即便是北方产羊的盛地内蒙古、新疆，年降水量也只有150—450毫米，因水少土干，羊吃草几乎连根拔起。被羊啃过的草场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，再加冬季漫长，一年只有五六个月能在户外放牧。而晴隆山体破碎，学称“石漠化”，经过实验却适宜种草。草长起来还可以把裸露的岩石覆盖，使秃山变绿。由于年平均气温14.6摄氏度，一年四季都可让羊吃上鲜草。所以晴隆的羊高纤维、低脂肪，肉质极佳。到北京吃涮羊肉，肉一进锅很快会泛起一层黑沫子，而晴隆的羊肉，从头涮到尾都不会起黑沫子。

但，真正的脱贫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：草的种植和管理，羊的品种选择以及繁育、饲养和销售，最终还要进入市场，形成商业规模……当一个科学的又是务实可行的思路确立之后，这个最穷的地方就吸引了脱贫不可或缺的各路精英人才。比如从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刘树军、伊亚莉夫妇，没有像他们的许多师兄师姐一样设法留在北京，而是毅然投奔了晴隆大山，一头扎进国外优质羊与本地羊的杂交

扩繁研究。在此之前，国内优质羊品种多依赖进口，一只种羊进口价要3万元左右。以刘树军为首的团队采用胚胎移植和人工授精等技术，培育出适合南方喀斯特草地畜牧条件的优质种羊，直接将其命名为“晴隆羊”。每只种羊售价仅5000元，满足了全国对优质种羊的需求。而且“晴隆羊”不断改良升级，2016年一年，第五代的种羊数量就超过了5000只。此是后话。

当地有些特殊地区不能种草养羊，但还可以种茶树、矮杆烟叶等等，总之要让可利用的土层，实现经济价值的最大化。好主意有了，要说服农民却不容易。他们觉得种苞谷虽然吃不饱，只要年景不是太差就饿不着，何况每年国家还给点救济粮，苦得实在，穷得牢靠。几辈子都是吃半碗稳当，就不要贪图冒碗，冒碗也容易翻碗……还有，既然被“困”得走投无路，就必须修路，修路难免要占点地，占了谁家地县里给补贴，不要补贴的还可以置换别处的土地。有的农户签了协议、拿了补贴，到开工时却挡在挖掘机前不让施工。千难万难最后好不容易修成一条功德无量的大道，有些农民竟在路上晒苞谷、晾柴禾……一位基层干部气坏了，脱口说了一句“刁民”！当即被县长姜仕坤厉声呵斥：“没有刁民，只有刁干部！”

他说话办事有个雷打不动的原则——脱贫是脱老百姓的贫，利益要全部让给群众。不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任何项目都是短命的。这不是随口而出的大话，是需要长期以行动兑现的立场和感情，最底层的百姓已经厌倦了空泛的许诺和漂亮的口号，他们不只是听上边有什么新说法，还要有日久见人心的真性情、真作为。姜仕坤这个年轻的苗家汉子，坦荡又敏感，谨慎又急切，他进农户必先掀锅盖，看看这家人吃的是什么。看到刘助伦家连口锅都没有，姜仕坤从口袋里掏出200元塞到他手里：“先去买口锅，把年过了。”有个农民跟姜仕坤说，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养头猪，过年时把它杀了。姜仕坤领了工资便先去买了头猪，给那位农民送去……

一个全国知名的穷县，一天到晚会有多少“穷事”！光靠他那点工资能帮几个人？脱贫更需要他的智慧、他的精力。他常常在凌晨一两点钟开会、碰头，给相关的人打电话。他每天都可以晚睡，也可以不睡，但清晨必须早起，天天有一大堆事顶着他的门口。赶上刮风下雨、电闪雷鸣，他就是想睡也睡不着了，担心羊的安全……现代人大都活得精致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，唯他40岁出头看上去倒像60多岁。晴隆大山的石漠

化治理得差不多了，他脑袋上的头发却“石漠化”了，他的脸总是灰扑扑的却又精力充沛。累死的人有个特点，到垮的那一刻都精力充沛，倒也要往前倒——因为他对工作经常处于一种痴绝状态。

这是一部有精神的书，写了一些有精神的人。没法不感动人。姜仕坤常说：“脱贫攻坚输不起，绝不能败！”输了就会更穷，还会失掉老百姓的信任，成为历史罪人。既是“攻坚”就难免会有牺牲，2016年，姜仕坤刚满46岁，就倒下了，清风两袖，寸蓄皆无。

不知多少辈儿都穷得叮当响的晴隆农民，却有了积蓄，当农民破天荒地一次拿到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现金后，声称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的钱，舍不得存入银行，鼓鼓囊囊地放在身上，想起来就数一遍。有时“钱瘾”犯了，哪怕当着很多人也要数一遍怀里的钞票，也不怕人嘲笑显摆，但这也印证了当地民风淳厚，扒手和骗子少。

如今晴隆的农户人均年收入已达7080元。不说茶和烟，养殖肉羊就达53万只，其中晴隆羊16万只，种草48万亩。计划到2017年，种草70万亩，存栏100万只，出栏120万只，

农户人均收入达 12000 元。这是本地湖羊综合澳洲白羊、杜泊羊和科尔索羊的优点，杂交繁育出的第五代“晴隆羊”。更为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“晴隆模式”，“突破了中国南方 8 省石漠化地区 451 个县 2.2 亿人脱贫的困境，为我国南方喀斯特岩溶山区治理石漠化、增加农民收入，提供了成功的经验”。

读完这部书，不由心生感佩，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，真有忘我的无私的好干部。当下有世风败坏、贪腐之害严重的现象，但社会仍在发展，生活能照常前进，恐怕跟有姜仕坤这样的基层干部支撑着群众的信任和期待不无关系。



看着老百姓家里只有半边锅，他眼里噙满了泪水，

他说：“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我知道农民的艰辛。”

看到老百姓增加收入，他眼睛笑成了豌豆角，

他说：“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。”

他满头黑发渐渐变白，还在一天一天掉落，

他却乐呵呵地说：“只要人民能够摆脱贫困，就是掉光了也值得……”

上篇
羊司令

- 003 第一章
我是农民的儿子
- 039 第二章
“晴隆羊”司令
- 067 第三章
打通瓶颈引人才
- 091 第四章
脱贫致富要齐心
- 129 第五章
建好扶贫示范区
- 159 第六章
卖好“晴隆羊”

下篇
民生情

- 183 第七章
民生的事要做实
- 227 第八章
建好城市富老乡
- 249 第九章
做优晴隆茶产业
- 281 第十章
点亮“二十四道拐”
- 297 第十一章
我属于晴隆人民
- 329 没有尾声 只有延续

高速公路穿越群山，跨越江河，把贵州省 88 个县连接起来，通向远方。

沿着高速公路，从省城贵阳往西 200 公里，是 1995 年中央电视台《焦点访谈》报道过的，全国最贫困的县——晴隆县。那时，晴隆乱石如麻，光秃秃的山崖裸露于蓝天下，一片荒凉。大山上有小山，小山上都是石头，石头与石头间的缝隙里，依稀有点泥土，可以种上一窝苞谷。晴隆人就在这石旮旯里繁衍生息，唱出了苍凉与无奈的民谣：

石缝种苞谷，只够三月活。

姑娘往外嫁，媳妇讨不着。

山谷石头箐，水远石头硬。

要想吃大米，除非生大病。

乱石旮旯地，土少地又薄。

春耕一大坡，秋收几小箩。

歌谣虽然苍凉，生活还得继续。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，14个乡镇的25万各族儿女，依然奋战在1331平方公里国土上，用自己的方式乐观地生活着，慢慢地改变着，用智慧巧妙地治理石漠化。

在晴隆人朝着致富梦想奋力奔跑的时候，2010年元月，黔西南州委派来了姜仕坤同志任县委副书记、代理县长。同年3月，姜仕坤同志当选县长，后来又升任县委书记，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。这位出生农村的苗家汉子，怀着对农民的朴素感情和对党的忠诚，始终勇挑重担，带领老百姓战斗在脱贫攻坚的前沿阵地。

来时，姜仕坤说：“脱贫攻坚，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；晴隆县，是全国全省全州最难啃的硬骨头。我们只能咬紧牙关啃下来，与全国全省全州同步实现小康社会，实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”

2016年，正当晴隆人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，却遭遇晴天霹雳——姜仕坤倒在了脱贫攻坚的路上。沉闷的空气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，继而爆发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哭喊：“姜书记，你说过，要带领我们晴隆人民脱贫攻坚的！怎么……怎么……丢下我们，一个人就这样走了啊！”

这哭喊声，震响山谷，把人的心都撕碎了。

放下悲伤，冷静下来，找回忆，追寻姜仕坤带领晴隆人民决战贫困的点点滴滴。



第一章

我是农民的儿子



这样穷的老乡还有多少

姜仕坤刚来晴隆工作的时候，县里正在进行走访慰问。大田乡是晴隆县的极贫乡，董箐村是大田乡的极贫困村。他来到董箐村，一连慰问了几户贫困户，每到一家，都要问家里有多少人，收入靠什么；再细心地看看粮缸里有多少粮食，揭开锅盖，用锅铲捞起锅里煮的食物，看看老乡吃的是什么。

“只要我们勤快，穷日子就会过去，好日子就会到来。”姜仕坤总是用这句话来鼓励老乡。

姜仕坤最后来到刘助伦家，屋内除了有一口显眼的半边锅外，再也没有像样的家具。姜仕坤震惊了，他眼里噙满了泪水，从裤兜里摸出200百元钱沉重地递给刘助伦，声音有些沙哑地说：“买口锅回来，先把年过了……”

刘助伦伸出颤抖的手，接过钱，眼眶湿润了。他看着眼前这位高个子、脸巴清瘦、举止和蔼可亲又文质彬彬的男子汉，穿着一件旧夹克衫，一双肥大的鞋子，头发也不多，却整齐地向后梳着，若不是旁人介绍，还不知道这人就是县长呢。刘助伦满脸无奈地